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八回 借衣履陸府議親 聞沖喜張家鬧詞

三元來至廚房燒湯，看見雙慶來到，搖唇亂扯亂罵道：「你這小賤婢，專會騙人。如今騙得好。」雙慶應說：「哥哥，都是你性急，若再等片時，我便來了。」

三元道：「多謝你這娼根好意，只怕等你三天，還不見你一個魂魄來。不知又是什麼柳大爺，快與我說明，我好送湯與他沐浴。」雙慶對三元說知樹春來歷，三元心中明白，便去服侍樹春沐浴更換衣服，請他到房而去。卻說八位姑娘一齊歸家，見了夫人皆說及樹春今日被溺之事。金定道：「我們打退宋文采，把宋文賓擦入水中，未知生死怎麼了？」

陸夫人聽見埋怨眾人道：「今日你們不該如此造次，與他相爭；他是花府教師，只怕不久生下禍端，如何是好？」

又將衣履借與樹春更換之事亦說一遍。眾姐妹方才明白，那邊素貞要辭別歸家，陸家姊妹再三相留，沈月姑張金定二人亦要回家，又被田家姐姐扯住不放。無奈只得住下。且說樹春沐浴更衣完畢，三元連忙稟與夫人知道，陸夫人命三元相請中堂相見。三元答應，即到書房邀請。樹春隨同三元至中堂，見陸夫人作禮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小姪柳濤拜見。」

夫人道：「賢姪少禮。」

又見樹春一表非俗，氣宇軒昂，乃問道：「未知賢姪現寓何處？」

樹春道：「小姪現在姐夫張永林家暫住。」夫人說：「既在張家，永林妹子金定，與小女盟為姐妹，待老身打發三元去報令親。」

樹春稱謝道：「既蒙伯母美意，煩貴介到姐夫家去取一套衣巾。」

陸夫人隨命三元前去張家取拿，因見樹春年輕，欲思招作東牀，此話又難啟齒，必須尋個媒人。也罷，待我與永林相議罷了。先說三元奉命來到永林家取衣巾，便將樹春情由細細說與永林知情。永林便取衣巾付三元說道：「為我拜上老夫人，待明日到府拜謝罷了。」

三元答應回到家中，先到書房見柳相公，衣巾付與樹春。樹春重新再換自己衣巾，脫下陸府衣靴，付與三元。陸夫人命三元將書房打掃乾淨，備設鋪陳與柳大爺安歇。樹春那夜在書房輾轉暗想，難得夫人這等看待，只是不能與二位小姐一會，若然得成姻緣，豈非三生有幸？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眾姐妹在內言談，一眾丫環俱各去睡，只有小桃心裡暗自猜疑，我看陸夫人情形，亦略可知；如今留住柳樹春，不肯放他去，必定心中別有主裁。依我看來，必是要招他為婿之意。時已將近二鼓，眾姊妹言談已久，服侍陸夫人安歇明白，然後亦各安歇。再說樹春次早起來，早飯方畢，張永林來到陸府探望。二人相見，永林道：「舅兄昨日受驚了！柳興身帶重傷，倒在弟書房中，延醫與之調治，尚未知吉凶如何。」

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見三元走到前說：「我家夫人請二位相公相見。」

二人聞言，隨同三元到裡面內廳。謝過夫人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陸夫人道：「張賢姪，老身請你進來，非為別事。只因兩個女兒，年已及笄，尚未結下秦晉。欲覓佳婿，實是難得。令舅青年秀士，老身欲屈你為媒，願結朱陳。」

永林搖首道：「使不得。舅兄已結下親了！」

夫人便問未知對的哪一家？永林道：「也是小姪為媒，對了田府妹妹。」

陸夫人聽了此話，心下一想，主意已定，即開言道：「賢姪若說田家妹妹早已定了，老身願將女兒做個側室便了。」

永林道：「伯母說哪裡話？小姐俱是一般樣的，怎好分大小偏正？休怪小姪，此媒實難從命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賢姪你且放心，有我在，老身主意已定。一個媒人你推不得。」

樹春想道：「這八位美人，除卻了金定總要配我，有什麼不依？」

便說道：「多蒙伯母見愛，怎敢不從。但母親在家，小姪不敢自主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這倒不難，待我修書一封送到府中便了。」

樹春大喜，上前拜謝。陸夫人道：「賢婿免禮罷。」

三元向樹春叩頭，口稱姑爺，丫環聽了風聲，忙傳到小姐房中而去。陸夫人吩咐安排酒席，款待張相公和姑爺。又向樹春勸說：「賢婿，我想日前光景無所益，倘遇花府之人，他不肯讓你，你不肯讓他，必有生端，古語云：兩虎相爭，必有一傷。只索忍耐千休罷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岳母，非是小婿生端，花府的教師實在可恨。這等無禮，我焉肯吃他的虧，況柳興小使，渾身被他打壞，生死未分，我若不報其仇，亦反被他取笑。」

陸夫人道：「賢婿，這個使不得。你雖然吃虧，算來還不吃虧。花府教師宋文賓，被擦下水，落在河中；宋文采船上叩頭，才放他脫身，萬事丟開。切聽老身勸解。」

永林亦相勸一番，三人直飲至日落西山，郎舅二人方才起身辭別陸夫人而去。看官聽說，那日龍舟勝會，至第二日，花少爺到煙雨樓吃酒，開懷暢飲。宋文賓犯了瘧疾，得病在牀，宋文采呼下七八十個徒弟，要來報仇，哪曉得陸夫人怕事，不肯放她們出去。八位姊妹不敢違拗夫人之命，所以忍的在家。宋文采吃虧未報其怨，日日心中怒氣不休。那龍舟一直鬧至五月半方才歇。再說樹春同永林辭了陸夫人回去，先到書房看視柳興。見其渾身上下，打傷得十分沉重。樹春咬牙切齒，大罵宋文賓道：「倘若有些不測，怎生是好！性命要歸何人抵當？豈不可恨！這強徒焉得與他甘休！」

即入內見了柳大娘，正在談起攀親之事。忽聞小使報說郎中法雲僧又來看視柳興了。樹春即出來與法雲僧見過禮，問道：「小僕身中此難，未知可能依舊痊癒麼？」

法雲僧道：「無妨，在下只包他一個月便好如常。相公可免掛懷。」

樹春道：「皆賴高明國手，若得仍舊，小生自當報答。」

法雲僧郎中開下藥方，告別而去。此話按下不表。再說沈月姑之兄沈上卿，舊病復發，十分沉重，服藥無效，危在旦夕。沈員外沒了主意，院君說：「世情俱有沖喜之說，如今孩兒命在頃刻之間，不得不行此事，或者見愈，亦未可知。你可先到卞文加媒人處說明，令他往女家處商量。」

員外聽了心中大悅，即刻來至卞文加家相見。就將此事說明，欲相托到張相公處商量。卞文加滿口應承。員外告辭回家，卞文加隨時來至張家。永林偶然在家，二人見禮坐下，卞文加便說：「沈上卿病重，命在旦夕；沈員外來我家央我向相公說明，要娶令妹往他家沖喜；或者沈上卿病癒，然後再擇吉成親，未知張相公肯允否。」

永林一時沉吟，半日道：「等我與妻親相商，回復便了。」

即入內向柳大娘說知：「沈親家央了媒人卞文加說及沈妹夫病得十分沉重，要迎娶妹子過門沖喜。我一時沒了意見，所以同賢妻相商；怎生區處？」

柳大娘道：「此事也不算為差，從來女生娘向，姑娘父母雙亡，自然是哥哥做主。沈家原定冬天做親，如今姑丈病重，沖喜二字，卻也許得。但須言過，倘姑夫病好，姑娘仍然回家；到冬天方成花燭之禮便了。」

永林聽了，即出來與卞文加把妻子之言說了一遍。卞文加聽說稱是，站起身來辭了永林，回到沈家，將永林夫妻之意達知沈員

外。員外安人，見說張家應允，喜動眉端，即便料理迎娶物件。永林夫妻，也在打備端正妝奩。只有張金定聞知此事，日夜啼哭道：「我是不願他家去的，若然相迫，自尋短見罷。」

那時小桃聞知沖喜之事，亦來在此向前相勸。金定不瞞小桃，便把肺腑心事告訴小桃。小桃亦帶三分著急，說道：「小姐，古人所云：一絲為定，千金不移。強也強不來的。勸小姐不必愁悶，且自寬心，恐被外人知道，反成一場笑話。」

金定道：「小桃，你也不要勸我，為我擺佈一個兩全之計才好。」

小桃說：「小姐真個癡了，別樣事情還可，婚姻大事，憑媒說合，豈能反悔的麼？況且從小攀親，父母主張的，怎好擺佈？」

金定道：「小桃，你去說與相公大娘知道，原說小姐堅心如鐵，情願將身獨守空房，若要相強沈家為婦，某心懸樑自荆」小桃道：「此時天色晚了，明日丫環說與大娘便了。」

且說樹春曉得張金定要往沈家沖喜，一夜思想不得安眠。一心只想那金定，若是去了沈家，可惜八美不完全，欲要回家，又奈柳興病尚未好。無計可想。次日張永林來至書房與樹春商量沖喜之事，二人正在言論，忽然見府裡公差慌忙走進說道：「太爺密傳令相公速速到杭州去，令箭牌票在此，快把行李預備，即時起程，不可遲緩。」

永林聽見，一時著呆，哪知今日又奉公差，況又太爺之命，難以緩為。家中妹子之事，如今要怎麼樣安排？樹春說：「本官之命，難以違拗，你且放心前去。家中之事，我自在此代理罷。」

永林道：「如此相托舅兄了。」

即入內與柳大娘說明，大娘此刻無可奈何，急備下行李。永林正在中堂吃早飯，忽小桃報說：「小姐昨夜只管哭了一夜，口口聲聲，要尋自盡，氣得昏迷了！她說不願到沈家去，又說爹娘死了，兄長欺她，情願一世獨守空房。必不肯與沈家為妻。若要強迫，她就自荆」永林道：「既如此，娘子你去勸她。」

柳大娘說：「曉得。」

那公差立催登程，永林只得分別往杭州而去。柳大娘移步來至金定房中，笑容勸道：「姑娘，公婆若在，由公婆做主；公婆亡過，由兄長主意。婚姻大事。非比兒戲。姑夫現在病重，要娶姑娘過門沖喜，若得姑夫病體稍痊，我自然接你回家。」

金定含淚道：「嫂嫂，我決然不去的。若容我，太太平平過幾年；若不見容，只有一刀自刎。」

柳大娘聽了此話，心下著急道：「姑娘，你若不去，無非害了兄嫂。」

張金定道：「我不願出門，由我的主意。並非做下無恥傷風敗俗之事。怎說害了兄嫂？」

柳大娘見勸不濟，一時沒擺佈，垂頭喪氣，下樓而來；即刻叫丫環臘梅去請柳大爺進來。不多一時，樹春進來，柳大娘滿面笑容，便將金定不肯去沈家沖喜情由說了一遍。樹春道：「既然姑娘不肯到他家，只是由她主意，何須再三強迫？倘有甚短長之事，又兼是姑嫂之稱；知者曉得姑娘不肯前去，不知者道說兄嫂欺侮姑娘。」

二人正在言談，只見小桃走來哈哈的笑道：「大娘，不要強小姐去沖喜，原是無成親的。以我主見，可將臘梅代行一行何如？」

柳大娘道：「胡說，小姐容貌，他家見過的，怎好代換？」

小桃道：「若說容貌，只有大爺像似小姐，大爺可肯代去麼？」

樹春笑道：「小桃呀，果然好計策！」

柳大娘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倘或敗露機關，如何是好？」

小桃說：「不妨，待我與大爺打扮起來，若還像，就可替行一行。」

真個取了衫裙來與樹春打扮。樹春並不推辭，即時打扮起來，挽上一髻兒，戴上釵環，寬下烏靴，穿上一雙高底繡花大紅綾鞋子。又把衫裙穿好。小桃道：「大爺走一走看像不像。」

樹春即婀娜裙釵之態，輕移蓮步，行轉一會兒，大家一看，果然活像金定一般無二。柳大娘笑得連骨都軟了，臘梅丫環也笑個不住道：「真正像小姐模樣，宛然無差！」

樹春停了一會兒，便脫下衫衣，仍然改裝回進書房。列位聽說，樹春乃是英烈男子，非不圖面目願做女子，一則要善全張金定之美，二則到沈家沖喜，得與月姑一會。所以欣然不辭。再說小桃到了金定房中，便將柳大爺試扮，果然像似小姐模樣，他願代小姐到沈家沖喜之事說了一遍。金定聽見此話，雖略放心腸，只是想著樹春，未知樹春此去如何，心中不樂。